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2022年7月28日 星期四

3版

【生活感悟】

中国人是最讲究亲情和团圆的国度,节日里,儿女们都要回到老人身边,特别是过年,遍布天南地北、国内海外的游子都要想办法与老人团聚,形成了地球上高等动物一次最壮观的大迁徙。一家人团聚,吃什么?怎么吃?是团聚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的餐饮文化中蕴藏着深邃的智慧。我认为,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舌尖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非饺子莫属。包饺子,是中国家庭团聚的一个传统节目。家庭团聚要吃饺子,迎送客人要吃饺子,除夕吃跨年饺子,立冬防冻耳朵要吃饺子。

做饺子的过程是一个大家庭的集体活动。包饺子几道工序是相对独立的,和面、切肉、调馅、擀皮、擀饺子皮、包饺子、煮饺子,最后收拾“战场”,需要全家老小一齐上阵,团结协作、分工负责。这时,饺子已不是一种美食,已成了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做饺子的场面,展现出一

幅祥和喜庆的中国家庭“欢乐和美”的图景。男人对美食味道要求相对较高,舍得放肉、下调料,因此,切肉、擀皮自然成了饕餮男人们的事,而和、擀饺子皮虽然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对饺子的味道不会产生质的影响,可以让没有经验、体力充沛的年轻人去做。调馅、擀皮的话可以交给孩子们,他们可以坐着小板凳到角落里去干。包饺子可以全员参与,当然培养几个好奇心强的小朋友。包饺子的过程中,大家讨论着怎么煮饺子才能让饺子不老、饺子皮不破。经过辩论,最终,能说出“温能煮”女婿来中标,承担了煮饺子任务。但大家并不服气,饺子出锅后,边品尝边对照多嘴女婿煮饺子理论对每一个饺子进行仔细验证。在包饺子的好心情中,大家手不停,一直互相交流着一年来经历和听到的新鲜事。



人们谈收成,谈工作,谈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谈人情冷暖,谈国家、谈世界、谈天气、谈经济、谈科技、谈宇宙,最后谈到 UFO 和外星人……大家手不停,一直互相交流着一年来经历和听到的新鲜事。

饺子里的智慧

□ 严明亮

话,被大人训斥得一哄而散。央求母亲拿出礼花炮和“马粪香”,跑到屋外放鞭炮去了。

智慧的老人在包饺子的过程中一切听从着儿女的指挥,做着拿工具、找家什、收拾醋酱油的打下手活儿。克制住身不由己的冲动,坐在不影响儿女们干活的“利静处”,眯着眼睛欣赏着事业有成的儿女们在一起说笑、协作的场景。男人们吃得满头大汗,捂着肚皮推开饭碗,点燃一支烟,半躺在沙发上,嘴里嘟囔着因为做得太香,有点儿吃撑了,需要“吃躺”一会儿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理由,收拾“战场”的任务理所当然就落在了女人们的肩上。整个包饺子、吃饺子的过程不但让大家品尝了中国的传统美食,实质上是一家人一次愉快的家庭娱乐活动。再好的团圆最终都要以难得的分别画上句点。几天后,孩子们甚至各奔东西。父母不拦也不能拦,他们甚至不能掉泪,中国的父母知道,忠孝不能两全,好男志在四方,孩子有他们的事业,迟早要远离他们去广阔天地做更大的事。临行前,父母会再给儿女们包一顿饺子,给饺子赋予了别离牵挂的责任。告诉儿女,老人是皮,儿女是馅,父母无法用他们日渐孱弱的身体一直把孩子们紧紧包裹在一起,他们将期望化作饺子,用饺子皮来包裹孩子的心;他们希望儿女要像馅团一样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严寒酷暑和生活的艰难。

含蓄的中国父母不用语言,他们用饺子来表达对儿女的思念与牵挂。中国的父母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老去,他们教会了儿女包饺子,让儿女经常家在一起包饺子,那样,在他们离开后,包饺子时的团圆和幸福的图景就会经常在儿女们的脑海中出现,这种团圆文化就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父母知道,总有一天,他们的儿女会明白他们那颗无私的、炽热的爱心,明白他们的希望以及饺子里面包含着智慧。

【那年那月】前进帽

□ 林金栋

小时候,我一直想有一顶属于自己的前进帽,在我看来它是帽子家族中最帅的一种,特有男人的味道。

第一次看到前进帽是在电影银幕上,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一开始的片头就是一个工农兵组合雕塑,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就戴着一顶前进帽,是那么的充满活力。后来看了铁人王进喜的相片,包钢工人炼铁的镜头,他们的标配也是前进帽。那么,就可以这样认为,前进帽是工人阶级的标志。在我小时候,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60年代找对象找军人,70年代找对象找工人。女孩子们是不是喜欢与军帽相媲美的前进帽不得而知,但至少我是喜欢的。

之所以叫前进帽,大概是因为它的形状后高前低,给人以一种奋勇向前的力量。因为特别像东方红推土机,小朋友们干脆叫它“铁土机”。前进帽不同于旧社会上海十里洋场公子哥戴的鸭舌帽,那种东西软烂的没有一点骨气,而前进帽充满了精气神,似乎里面衬了钢筋铁骨,立仗撑程。

我的初中数学老师都金老师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戴前进帽的人。都老师伊犁师范毕业就回到家乡,成为我的数学老师。其实那时候都老师年龄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但在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成熟透的大男人,那浓浓的黑胡子就是他的个性写照。我以为那就是一个男人征服世界的锐器,果然这个男人们我们家最美的女孩入怀,成了我的师母。是不是那顶前进帽吸引了我的师母,没有探讨过,但我觉得有直接关系。

因为崇拜我的老师,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当时的我是班里的抱本本班长,因此和都老师的接触机会也会更多一些。我在他的办公室兼宿舍里,除了能率先解答我抄在黑板上的课外作业以外,还可以多次试戴他那顶他已入骨的前进帽。每当这时,都老师总会点着我的小鼻子哈哈大笑。

我的三爹是一个一辈子离不开帽子的男人,除了睡觉,总会戴着帽子东进西出,即便回到家里也是如此。当我记事时,他已是我生产队的会计,每天抱着一个大算盘响叮当响,账务接得井井有条,是远近闻名的红管家,后来兼任民办学校的数学老师,跨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那时,他戴一顶蓝色的解放帽,久经雨淋日晒已经发白,但总是干干净净、周周正正,显得干练而不失优雅,一副干部模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三爹的帽子也换成了前进帽,一顶蓝色的涂卡前进帽,这时候,前进帽已是乡下中老年男人的标配。戴着前进帽的三爹,依然没有威严的样子,满脸写着随和。生产队解散后,已经没有了多少账务可记了,三爹还当他的代课老师。熬到八十年代后期,我们村

的那所民校因为生源越来越少,就被撤掉了,三爹到了离家四五公里的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教书。在朝阳和夕阳下,那顶前进帽显得他本来高高大大的身姿更加伟岸,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顶前进帽是孩子们的导航灯塔。不久,三爹因为身体的原因,提前退休,头上那顶涂卡前进帽也一并退休,换成了一顶深灰色的呢绒前进帽。后来又换了不少的帽子,但造型却固化为前进帽这一款式。我觉得有眼光的制帽厂应该让三爹当形象代言人,难怪他老人家对前进帽如此钟爱。

我对帽子的态度时冷时热,没有那么执着。

小时候,我体质较弱,三岁才蹒跚学步,是那种不好养的孩子。母亲就用碎布给我拼凑了一个类似电影里地主戴的圆光小帽,摺得满满的恶水瓶子,唯恐寒风吹透头皮。稍大一点,身体就逐渐好起来,一双罗圈腿和小伙伴们在山野河边,但头顶上已没了帽子的踪影,即使是寒冬腊月,家里穷,孩子又多,哪有那么多帽子可戴。直到我的爷爷去世,我们回老家奔丧,我的两只小耳朵被冻得黄水直流,险些冻掉,父亲才下定决心为我和三弟每人买了一顶山羊皮棉帽,一直戴到初中毕业。

其实那时候最让我动心的是廉永明同学头上那顶草绿色的军帽,虽然没有红五星,但是看上去是那样的酷,那可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宝物,那可是男人的象征。后来,姐姐崔翠梅同学的李金才同学也有了一顶军帽,他的一个哥哥在部队服役,这让他羡慕不已。好在和金才拉拉扯扯还是亲戚,在他忙得团团转时,他才答应我的请求,让我戴上一顶课间操时间的。

我的大哥也有一顶绿军帽,但没有里面那个印着部队番号的红色方章,显然是仿制品。那年,我已经快初中毕业了,在他入队教师进修学校即将成为老师时,将这顶帽子赠给了我,那时的心情真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于是,我成为班里有绿军帽的一员,在帽子里衬了厚厚的一圈报纸,还嫌不够挺立,用牙齿咬着半边儿,走在路上,昂首挺胸,挺胸吐气。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学校到树林召近郊的一所中学教书。教师节时,学校给每个职工发了一件风衣作为纪念品,并为男同志配了一顶前进帽。人是衣服马是鞍,穿上那顶土灰色的风衣,再带上那顶草绿色带着条纹的前进帽,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仗义英雄。每天上课前,恭恭敬敬地把它挂得整整齐齐,下课时端正正正穿在身上,小风小帽倍精神。

现在想来,前进帽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给我这个梁外小子增添了莫大的自信和力量,让我在漫长的人生中勇往直前,不断奋斗。

【清浅时光】

妈妈的小菜园

□ 赵雪芹



因为不发朋友圈的同学晒出一张照片,一张汽,一畦畦,一条条被打理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那么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有点儿好看,有点儿可爱,还有自己的诗。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妈妈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在茁壮成长,那份用心,那些呵护倾注了她的祝福和爱。

每年菜园里的第一颗青菜,第一把韭菜妈妈总会用心地给孩子们留着。儿女们回到家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吃不了兜着走”的幸福。妈妈的小菜园是家家的希望。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小菜园成了一个人的希望。小时候,我们放假后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帮助妈妈买菜,一把把梳理整齐的蔬菜被换成了一沓厚厚的二毛、五毛的钞票。那种欣喜,那种收获,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在我们心里深深扎了根。

已是两个孩子的弟弟经常说自己小时候煮玉米的事情,大概早早地在菜园里掰过玉米并煮着,弟弟提着塑料绳子编制的小筐走街串巷来到小菜园,待弄这些绿色。除草、浇水、掐头、插

喊,但看着沉甸甸的篮子,治不己喊出。那一声喊出后,俨然已是一个男子汉,随着篮子的重量越来越轻,上衣兜里的纸币也越来越厚,那种身上有我真好的感觉随着血液愉快地流淌。

弟弟卖菜的兴趣越来越大,学费日子可待,头脑中突然冒出人生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妈妈的小菜园是情意分享的小阵地。

其实,更多时候妈妈的小菜园是姊妹大娘互相分享食物、喜悦和情意的纽带。

东家一把菜,西家几颗果,家人的情意就在你我来往中逐渐深厚。尤其是被我们称为“外交高手”的老妈,给三娘送两根黄瓜能拉一下午的话,四婶给家里送来几颗芦笋被老妈妈“扣”一上午,前前后后多少年的老死儿又复习了一遍。

不过我们真不能小瞧这三瓜两枣的友谊,有事儿的时候,叔叔婶婶真的很给力。

还有每到夏天,我总能看到闺蜜妈妈家的杏儿、李子、玉米、黄瓜……美在心里不仅仅是食物本身,还有那份惦记的幸福!

这就是妈妈神奇而可爱的小菜园!只是单纯的出于对土地的爱和劳动人民的辛勤,但没想到小菜园却牵连着亲人和朋友间的情意,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家人的生计。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付出总有回报,尤其是那些神奇的土地,给你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很直白。

今年春天我们一家人也弄了一个小菜园,和妈妈们的小菜园相比,小园里蔬菜的长势用陶渊明的诗句“草盛豆苗稀”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土地给我们的“颜色”。

其实,生活中买菜是很方便的事情,为什么大家要辛辛苦苦去种呢?道理属于自己的小菜园吧?还不就是给平凡的生活多一些希望和乐趣吗?这个,正好土地可以给你!

嘿!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对于妈妈小菜园的夸奖适可而止,不然指不定寻思着还要扩大经营,那么就不是一个后备箱的事儿啦!

【乡土情怀】

四村轶事·潭盖湾

□ 郭福才

我不知长江上的黄牛滩和黄河上的潭盖湾在漫长的地理演变中是哪个先形成的,但据《水经注》介绍,世人肯定先见黄牛滩,而我作为一个四村长大的人,自然是先知潭盖湾。

在达拉特旗北部,有个紧靠黄河的古镇,它就是四村地区的潭盖湾。天下黄河流经此处,斗折蛇行,迂回曲折,故老人口说:过去长河桥,途经此处,要三天三夜才能走出此湾。确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还是孩子时,曾亲眼望见过黄河上蜿蜒绵长的帆船排,由此推断,老人所言不假。

潭盖湾,因其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一个繁华百年的水旱码头。据说,当年此地店铺林立,百业兴旺,远远超过后来的四村湾。

当年自己年少,初中辍学无书可读,不甘沉默,设法自学,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忽一日,读到《水经注》有云:“江水又东,经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两岸重岭叠起,最高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入迹所,莫得究焉。此崖既高,加以江流湍急,虽途经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遥见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始见。”

读文至此,拍案叫绝,犹醒醒睡醒,天下竟有这等绝配!长江对黄河,黄牛滩对潭盖湾,这不就是另一个复制版的黄牛滩吗?

自然界神功鬼斧,风吹半日自圆,若无论南无东,岂得九曲尽收呢?今日游者站在潭盖湾侧之王大梁坝北眺,九曲黄河尽收眼底。岁月流逝,不见了当年绵延数里的帆船排,却未失为四村一景。长江三坝黄牛滩,黄河三湾潭盖湾,三坝三湾,潭盖湾风神一般!

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更多经济适用的交通工具代替了昔日的帆船,但潭盖湾是个最能体现三千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九曲恒曲湾。也许若干年后,潭盖湾会呈现帆船恒曲恒曲的壮观,但那场景的出现不会是因为运输的需要,定然是观光!